

报告文学

老英雄的“温暖生活”

□董传军

范海涛与老英雄秦增银相遇,纯粹是一种巧合。

那天,范海涛去太行山里谈合作项目,驱车路过辉县市西平罗乡政府时,发现一位身背编织袋,拄着拐杖,佝偻着腰拦车的老人。

“停车,老人可能想搭车。”范海涛急忙说道。

范海涛下车后便问:“老人家你去哪儿?我送你。”

“我要去王家沟。”老人用粗糙的手,指指山那边说。

王家沟在哪里?

按照导航提示,汽车掉头后,沿着乡间小道,在坑洼不平,崎岖山路上,起起伏伏、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地爬行。

“大爷,你多大年龄了?叫什么名字?”

“我今年83岁了,叫秦增银。”

……

“你是党员?”

秦增银看到范海涛胸前挂着党徽,满脸兴奋地问。

“我也是党员啊!1947年,解放战争时入的党……”秦增银自豪地微笑着说。

范海涛瞪大双眼,惊奇地望着眼前这位衣着破旧,满脸皱纹的农村老人,半天没说出话……

“向右拐,第一家就是我家。”秦增银下车后,热情相邀说:“来我家坐坐吧!”

这是一座用石头砌起来的小院,石屋石墙石桌石椅,三间瓦房显得破旧不堪,家里陈设简陋,除一台老式电视机外,没有其他电器。范海涛掀开床上的被子,感觉单薄潮湿,粗布单上露出几个窟窿。

现在国家对老英雄、老党员、老兵们照顾得体贴周到,无微不至,有养老金、有补贴、有医疗保险……

“为什么秦增银生活这么苦呢?”范海涛很是纳闷。

“组织上动员我到城里养老院,我不愿给政府添麻烦……”秦增银似乎看出范海涛的疑惑和心思说。

“你是国家功臣,应该享受啊!”范海涛讲。

秦增银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啥政策我都知道,但我是一名党员,不能躺在功劳簿上……”

顿时,范海涛不由肃然起敬,心生敬仰。

“这是攻打长治时,弹片炸伤留下的伤疤。”秦增银挽起裤腿,抚摸着小腿上的伤疤说,“那次战斗,国民党太疯狂了,打得很惨烈……”

秦增银翻出箱底,拿出了保存几十年的5个证书、徽章,其中有参加淮海战役荣立三等功的证书、八路军服装、抗日战争时的证件……

“你是党员,我相信你,这些东西从来没人看过,你得替我保密啊!”秦增银神秘而又认真地说。

“为什么要保密?”范海涛百思不得其解。

“组织上知道后,就会天天找我,非让搬到免费的养老院,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哪儿也不去,在这个院儿住习惯了……”

“你隐瞒功名,但活得平凡。”范海涛眼含泪水,握着老人的手久久不放。

第二天,范海涛找到新乡市委组织部马增富科长问:“新乡有多少位新中国成立前入党、家庭有困难的老党员?”

“有102位,他们大多数居住在生活环境差、医疗条件差、交通不便的太行山区、黄滩区或者偏远的农村。”

“这些老党员交给我了,我愿意为他们养老,帮助这些老党员、老英雄安度晚年,安享幸福……”

2006年2月,孟电集团董事长范海涛与102位老党员结成了“亲戚”,建立了“党员联系卡”,每年拿出100万元,设立了老党员养老金,帮助老英雄解决家庭住房、医疗救治、生活护理等生活中的困难。

牛合群是一位年近九旬,家住黄滩区的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

1946年年初,牛合群当上了八路军,先后参加过开封战斗、邯郸战斗,因在拼杀中英勇杀敌、浴血奋战,被记大功一次。后来,他随部队南下,在攻打武汉时中弹负

伤,昏迷不醒。住院几年后,因身体原因,于1952年12月复员回到了原阳老家。

牛合群膝下无儿无女,与老伴儿相依为命,年逾九旬却仍住在三间破房里,当地政府多次劝说搬到县城养老院,被他一一谢绝了。

2006年农历腊月初一,范海涛从60公里外的辉县,赶往黄滩区,为牛合群老人送去春节的年货、慰问品和1000元红包。

“牛大爷,快过年了,我来看看你家里还缺啥?”

昏暗的灯光下,范海涛坐在牛合群的病床边,那双骨瘦如柴、如此冰凉的手,让他颇为伤感。

“你哪里不舒服?”

“我得了重感冒,有点发烧。”

范海涛急忙通知集团医生,让她赶到牛合群家,为老人扎针输液,直到晚上11点多,老人退烧后,范海涛才离开黄滩区。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范海涛又冒着严寒,踏着积雪,再一次来到牛合群家,这次不仅带来一些被褥、粮油等生活用品,还带来了建筑设计工程师。

牛合群的房屋破旧,墙皮早已脱落,裱糊着30年前的报纸,石屋内阴冷潮湿,日光从房顶射进了几束细细光线,漏雨处梁檩椽木早已腐烂。

“你是国家的功臣,我想让你住上新房。”

“组织上早就让我搬到县里养老院享清福了,我没有去,怕给政府添麻烦,现在我俩90多岁了,不需要住新房……”

牛合群一次次谢绝,范海涛一次次派人再去。

后来,范海涛干脆偷偷派人给老人丈量了房基、设计了图纸,投资10多万元,为牛合群新建了5间新瓦房,一个月后老人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

从此,范海涛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黄滩区,嘘寒问暖,送些生活用品,听牛合群讲战争故事,故事讲得声情并茂、手舞

足蹈,范海涛听得如痴如醉、泪流满面。

“我虽无儿无女,但我有一个亿万富翁的朋友,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买啥就买啥……”牛合群喜欢坐着范海涛的豪华轿车,上郑州、去开封、到新乡、逛公园、见世面、买东西。

牛合群骄傲地逢人便夸,惹得乡里乡亲羡慕不已。

2019年9月22日,延津县魏邱乡李恩村,91岁的老党员刘敬恒家,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刘敬恒衣着干净,正襟坐在客厅中,满脸幸福,满心喜悦。

“祝老党员刘敬恒同志,生日快乐,寿如松柏……”范海涛恭恭敬敬、鞠躬祝寿,在一片笑声中,切上一块蛋糕喂给老人。

刘敬恒面前摆放着寓意71年党龄、91岁高龄的生日蛋糕,堆放着刚刚送来的月饼、大米、面粉、食用油、水果等慰问品。

1948年,刘敬恒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村党支部书记几十年,为村里发展、群众事务跑前跑后、任劳任怨,永远保持着“战斗姿态”。

范海涛坐在干干净净、长满鲜花的小院,听他讲述战争年代的红色故事和苦难岁月……

“102名老党员,每个人都是一部红色传奇史,每个人的故事都浸润着革命者的鲜血,每个人都是一名纯粹的共产党人……”

范海涛每到一位老党员家,就会身临其境地接受一次党性洗礼;每次去看望老英雄,都会接受一次“现场版”的“革命史”教育。

傍晚时分,范海涛离开时,刘敬恒有点恋恋不舍,幽默地说:“海涛,10多年了,你年年都来给我过生日,带来那么多好吃的,这段我又有了口福了。”

望着远去的车,刘敬恒激动地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作者档案

董传军,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新乡市委宣传统战部副部长。

回故乡(外三首)

诗歌

□马正文

比我先出发的
还有秋风。流动的白云。南飞的雁阵。
它们的翅膀把天空擦得高远、湛蓝。

沉默的北嘴岭,被岁月压弯的背脊。
汪汪狗、倭瓜秧子,还有驮着黄昏归来的羊群。
还有母亲一针一针缝进去的盼望。
一起向我拥来。

我是一棵走丢多年的庄稼
惶恐不安地在黄土中
辨认着来路……

秋风凉

被故乡接住
被村口那棵老榆树接住
被老邮差送来的那封家书接住
被母亲灯下缝衣的针线接住
被父亲坟头上的几棵
荒草接住

霜降

降下来的
还有母亲的白发
和父亲头顶上的积雪
还有月光洒向人间的碎银
还有被谚语催着往家赶的庄稼
还有故乡山坡上
那几棵老柿树上挂着的
红透的心思

我不知道
故乡这么快就被
降服了

秋天的田野

玉米、大豆、高粱、谷子
这些我相依为命的兄弟
此刻正站成一排排一行行
等待父辈的检阅
田野,一块青黄不接的百衲衣
掩盖不住成熟的气息
连绵起伏的山川,丰腴肥臀的大地
寒露、霜降……还有被大雁衔来的谚语
催着一群群庄稼回家

苞谷地里
我的父辈们正一层一层揭开秋天的真相

爱的味道

小说

□薛宏新

新阳县珑景小区东门口,是一条繁华的街道,门口南有一家早餐店,生意十分火爆,特别是早餐店卖的胡辣汤,喝过的人都夸味儿地道、好吃。早餐店位置好,加上回头客多,店老板朱师傅曾经不止一次地夸口:“就冲我这胡辣汤独特的配方,生意想不好都难!”

最近几天他的生意一落千丈,原因是小区东门口北面也开了一家早餐店。

难道那家的胡辣汤比我老朱家的口味还好?这天早上,他去那家早餐店买了一碗胡辣汤,喝了口,味道简直难以下咽。他很奇怪,这么差的味道,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跑去喝?

有一天,老朱拉住牛大爷想问个究竟。

牛大爷问老朱:“你知道那家早餐店老板姓佳的公公是谁吗?”老朱心想:难道她公公是高官,还是得罪不起的世面人物?老朱说:“我不是本地人,谁知道她公公是谁啊?”牛大爷说:“前段时间下大雨,农村、城市都被水淹了,这你总该知道吧?”老朱连忙说:“这当然知道了!”牛大爷又说:“告诉你吧,佳佳的公公是位军人,在这次抗洪抢险中他救了十几个人,自己却牺牲了。”

佳佳一家陷入困境,在好心人的指点下,佳佳才开了这家早餐店。

得知原因,老朱心里想,再好的美味,在爱心面前,也微不足道。

这天,小晌午了,老朱正在收拾,没想到佳佳来了,微笑着说:“朱老板,来碗胡辣汤。”佳佳边喝边赞叹:“朱老板,大爷大婶们说得没错,你的胡辣汤是真的好喝,我再怎么弄,也弄不出你这种口味。”“那是当然,我卖了几十年的胡辣汤,总结出一套调配秘方。”佳佳说:“这么好的味道,太可惜了!”

第二天,佳佳的早餐店没有开门。

这天,收拾妥当,老朱来到小区公园,牛大爷每天都在这里和几个老人下棋聊天。听见老朱打听佳佳为什么关了店面,牛大爷还没开口,旁边几个老人嘟嘟囔囔地说:“还不都是因为你!”

老朱一脸茫然地说:“我打算关门让她做独门生意,咋会是因为我?”

老人们你一句我一句,老朱总算弄明白了。佳佳知道大家来店儿吃早餐,大部分是出于爱心,可是她不能因为这挤走老朱的早餐店。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对老朱也不公平。

老朱忙问:“佳佳现在在干啥?”

牛大爷说:“听说她暂时还没有定下来。不管她干啥,我们都会去帮她。”

当天晚上,老朱夫妇敲开了佳佳家的门。佳佳有点儿意外,热情地招呼老朱夫妇进来坐。老朱拿出一张纸递给佳佳说:“这是我多年研究得到的胡辣汤调配秘方,里面有按照比例放什么调料,用多少水……”佳佳一愣,忙摆手说:“朱老板,你这是干什么?”

老朱说:“你爱人是为了我们老百姓才牺牲的,帮你应该是该的。”

老朱告诉佳佳,他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海南找到了工作,他们打算去海南开一家早餐店,因为店面没有找到家,所以就就搬到现在,现在好了,早餐店让你接手,我们也可以提前去海南了。

佳佳接过秘方,说:“这秘方,你开个价,以后我赚了,把钱打给你。”

老朱摆摆手说:“啥钱不钱的,就当向我爱人致敬的一点儿心意,你千万不要拒绝。”老朱的老婆接过话茬说:“大妹子,我们把秘方给你,也是为了附近的老食客们,他们喝了我们这么多年的胡辣汤,不能因为我们走了,把味道也带走。”

“老朱早餐店”的招牌变成了“爱心早餐店”,开张这一天,门口排起了长龙,喝着胡辣汤的老食客们个个跳起大拇指冲老板佳佳说:“香,真香,真有爱味道!”

□石广田

中秋时节,庄稼都收割了,空旷的大地变得辽阔而平整。放眼望去,三三两两的草庵散布田间,人们在草庵周围或劳动或歇息,仿佛一幅古朴的画卷。

人们为什么要搭建草庵呢?这还得从庄稼说起。

花生、玉米等庄稼收获后还得晾晒,村子里的空地、房顶被挤得满满当当。就算这样,还是有很多庄稼没地方安置。如果不趁着好天气快点儿晒干入仓,十有八九会赶上烦人的连绵秋雨,眼巴巴看着饱满的籽粒发霉、发芽,着实让人心疼。于是,很多庄稼地被当成了大晒场,人们边收边晒,连明带黑和庄稼搅在一起。

晾晒的庄稼夜里得有人照看,但中秋的夜晚很凉,露水又浓又重,没有遮挡的活,身子弱的人就会受凉感冒。建一座房子不容易,搭一间草庵却不费事:把两根木棍分开两米多远斜着插进土里,在顶端交叉的地方用绳子绑紧;隔上两米多远依此法再做

一个交叉,用几根横木棍将两个架子固定在一起,三面用玉米秆围起来,草庵就搭成了。为防止湿凉的土地冰人,还要铺上厚厚的麦秸。

有了草庵,人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在里面,心里也踏实:要是有吃夜食的猪来糟蹋粮食,吆喝几声就能把它们赶走;如果半夜下雨,不用心急火燎地从家里往地里跑,出了草庵很快就能把花生、玉米堆成堆,用塑料布盖起来免得淋湿;就算有人想摸黑偷几袋子粮食,看见草庵也是有贼心没贼胆……

离庄稼地太远的人家,会在草庵前再搭一座凉棚,把锅碗瓢盆等做饭的家什搬到凉棚下,吃饭也不用回家。这样既省时间又省力气,一天能多干半晌活儿。

十二三岁的时候,我曾一个人住在草庵里看过庄稼。为给自己壮胆,我把黄狗拴在草庵门口,即使这样,头朝外还是脚朝外睡觉仍是两难的选择,颠来倒去折腾好几回才能定下来。我还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到最大,

好像在向四周证明草庵里不止一个人。要是黄狗突然“汪汪”狂叫,我就吓得心里发紧、浑身起鸡皮疙瘩,好像自己做贼一般。

住了几夜平安无事,我的胆子才慢慢壮大起来。有时候我会走出草庵,望望天上的星星,再望望远处的村庄,真真回到家里去。她她的叫声似乎一夜比一夜响亮,远远近近地弥漫过来,把田野衬托得更加宁静。如果遇到阴天,天上地下一团漆黑,我不敢再走出草庵了。其实我不应该害怕,不远处就是别人家的草庵,里面也住着人,我能够隐隐约约地听到他们咳嗽的声音。

经过十多天的晾晒,庄稼终于可以拉回家,一座座草庵也就被拆掉了。地被犁开耙平种上麦子,草庵的痕迹一点儿也不会留下。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把耕地流转给了合作社或种粮大户,机械化日益普及,粮食烘干机也开始进入农村,秋收不再漫长,也不再忙碌和紧张。当然,也没有人再搭建草庵看庄稼了。

每到秋天,偶尔我还会想起草庵,想起住在草庵里的那些感受——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想回家吧。

作者档案

石广田,1973年出生,河南省封丘县人。现为封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河南省作协会员。

好像是在向四周证明草庵里不止一个人。要是黄狗突然“汪汪”狂叫,我就吓得心里发紧、浑身起鸡皮疙瘩,好像自己做贼一般。

住了几夜平安无事,我的胆子才慢慢壮大起来。有时候我会走出草庵,望望天上的星星,再望望远处的村庄,真真回到家里去。她她的叫声似乎一夜比一夜响亮,远远近近地弥漫过来,把田野衬托得更加宁静。如果遇到阴天,天上地下一团漆黑,我不敢再走出草庵了。其实我不应该害怕,不远处就是别人家的草庵,里面也住着人,我能够隐隐约约地听到他们咳嗽的声音。

经过十多天的晾晒,庄稼终于可以拉回家,一座座草庵也就被拆掉了。地被犁开耙平种上麦子,草庵的痕迹一点儿也不会留下。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把耕地流转给了合作社或种粮大户,机械化日益普及,粮食烘干机也开始进入农村,秋收不再漫长,也不再忙碌和紧张。当然,也没有人再搭建草庵看庄稼了。

每到秋天,偶尔我还会想起草庵,想起住在草庵里的那些感受——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想回家吧。

好像是在向四周证明草庵里不止一个人。要是黄狗突然“汪汪”狂叫,我就吓得心里发紧、浑身起鸡皮疙瘩,好像自己做贼一般。

散文

民办教师

□王太广

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民办教师”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在农村简陋的教室里,用所学知识和朴实的语言开启了无数乡下孩子通向外界的希望之门。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定符号,是中国教育史册里去不掉的一个称呼。

20世纪60年代初,大专院校分流停招,农村中小学校教师严重缺员,但学龄儿童却在不停地增加。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开始是从毕业返乡的高中、初中优秀男女青年中选拔任教,后来,只要通过学校领导、教师介绍或大队干部推荐,报公社文教组备案后,就成民办教师了。

民办教师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崇高而又辛酸的职业。说它崇高,是因为在农村能当上教师,是农民眼中最有知识、有文化、受人尊敬的人;说他心酸,是因为从事着和公办教师一样的工作,人家领工资,自己拿工分,待遇有天壤之别。

我所就读的水屯大队小学,当时的刘付元、赵德义、唐桂金、袁铁留、王志喜等老师都是驻马店高中“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他们“穿鞋有跟,穿衣有领”,为人师表,注重形象;他们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循循善诱,学生爱听;他们的知识面宽,能教几门课,学识水平令人赞叹;他们爱校如家,爱岗敬业,爱生如子的精神令人钦佩。当我们小

学毕业后没有初中学校,他们又接着教初中的课程。唐桂金教我们初中的语文课时,总是用抑扬顿挫的诵读和漂亮的板书吸引学生,用鼓励的方式让学生主动发言,用提问、设问的方法启发学生,用通俗的语言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语法和逻辑关系。有一次,我对“定语是用来‘修饰’主语和宾语的”这句话弄不明白,不懂什么是“修饰”,她就是说“打扮”的意思,顿时让我豁然开朗。给我印象最深的数学老师刘付元,他上有老、下有小,年终按他所在的第六生产队社员的平均工分标准计分,待遇虽然低,但他为了上好每一节课,总是想尽多种方法,把课背得滚瓜烂熟,使学生一听即明,一讲即会,融会贯通。每次考试我们班的平均成绩都是遥遥领先,与同年级的班级形成了强烈反差。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教学上而积劳成疾,有一次他正上课时,突发心脏病,一头栽倒在讲台上,再也没有醒来。当同学们听到这个噩耗后无不悲痛万分。因为这些民办教师,平凡得像是田野里无边无际盛开的野菊花,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但他们选择了最适合扎根的黄土地,为乡村孩子点亮了一盏盏渴求知识的心灯,岁月也记录了他们灿烂的青春年华。

1997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使在任的民办教师基本上都招转完毕,中国教育从此结束了有民办教师这段长达30多年的历史。民办教师这一职业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却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沉思。

作者档案

王太广,河南汝南人。黄淮学院特聘专家,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回望乡村》等。

作者档案

薛宏新,河南省原阳县人。原阳县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出版《小河的梦》《婆婆是爹》等个人文集,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故事会》等报刊。现供职于原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